1922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学苑音像出版社

丛 书 名：中外文学名著
书　　名：1922年作品集
作　　者：冰心
出 版 社：学苑音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1月
ISBN：7-88050-479-6/I3
定　　价：10.00元

目　录

1922 年

烦闷 …… (2)
假如我是个作家 …… (17)
论“文学批评” …… (20)
“将来”的女神 …… (22)
向往
——为德诗人歌德逝世九十周年纪念作 ……
…… (24)
十字架的园里 …… (26)
春水 …… (29)
迎“春” …… (92)
疯人笔记 …… (94)
回顾 …… (104)
病的诗人（三） …… (106)
不忘 …… (108)
晚祷（一） …… (110)

遗书 …… (112)
玫瑰的荫下 …… (139)
人间的弱者 …… (141)
不忍 …… (143)
寂寞 …… (145)
往事（一）
——生命历史中的几页图画 …… (161)
哀词 …… (186)
十年 …… (187)
使命 …… (189)
纪事
——赠小弟冰季 …… (191)
歧路 …… (192)
中秋前三日 …… (193)
安慰（一） …… (194)
安慰（二） …… (196)
晚祷（二） …… (197)
到青龙桥去 …… (199)
十一月十一夜 …… (205)

1922 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烦　　闷

几声晨兴的钟，把他从疲乏的浓睡中唤醒。他还在神志朦胧的时候，已似乎深深的觉得抑郁烦躁。推开枕头，枕着左臂，闭目思索了一会，又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他不痛快。这时廊外同学来往的脚步声，已经繁杂了，他只得无聊地披衣起来；一边理着桌上散乱的书，一边呆呆地想着。

盥漱刚完，餐铃响了，他偏不吃饭去；夹着书，走到课室，站在炉边。从窗户里看同学们纷纷的向着餐室走，他的问题又起了："到底是吃饭为活着，还是活着为吃饭？一生的大事，就是吃饭么？假如人可以不吃饭，岂不可以少生许多的是非，少犯许多的罪恶么？但是……"他的思想引到无尽处，不禁拿起铅笔来，在本子上画来画去的出神。

不知站了多少时候，忽地觉得有人推门进来。回头看时，正是同班友可济和西真，也一块儿夹着书来了，看见他都问："你怎么不吃饭去？"他微笑着摇一摇头。他们见他这般光景，就也不说什么；在炉旁站

了一会，便去坐下，谈论起别的事来。

要是别日也许他也和他们一块儿说去，今天他只不言语，从背后呆呆的看着他们。他想："西真这孩子很聪明，只是总不肯用一用思想——其实用思想又有什么用处，只多些烦恼，不如浑化些好。"又想："可济昨天对我批评了半天西真，说他不体恤人，要一辈子不理他。今天又和他好起来，也许又有什么求他的事，也未可知。总之人生只谋的是自己的利益，朋友的爱和仇，也只是以此为转移，——世间没有真正的是非，人类没有确定的心性。"又想，"可济的哥哥前几天写信来叫我做些稿子，还没有工夫覆他，他哥哥……"这时同学愈来愈多，他的思潮被打断，便拿起书来，自去坐下。

他很喜欢哲学，但今日却无心听讲，只望着窗外的枯枝残雪。偶然听得一两句，"唯物派说心即是物——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只是无目的底力与物的相遇。"这似乎和他这些日子所认可的相同，便收回心来，抬头看着壁上的花纹，一面听着。一会儿教授讲完了，便征求学生的意见和问题，他只默然无语。他想："哲学问题没有人能以完全解答，问了又有什么结果；只空耗些光阴。"

一点钟匆匆过去了，他无精打采的随着众人出来。

回到屋里，放下书，走了几转，便坐下；无聊的拿出纸笔，要写信给他姊姊。这是他烦闷时的习惯，不是沉思，就是乱写。

亲爱的姊姊：

我今天又起了烦闷了，你知道这里的天气么？阴冷，黯淡，更将我的心情，冷淡入无何有之乡了。

你莫又要笑我，我的思潮是起落无恒。和我交浅的人，总觉得我是活泼的，有说有笑的，我也自觉我是动的不是静的。然而我喜玄想，想到上天入地。更不时的起烦闷，不但在寂寞时，在热闹场中也是如此。姊姊呵！

这是为什么呢？是遗传么？有我的时候，勇敢的父亲，正在烈风大雪的海上，高唱那“祈战死”之歌，在枪林炮雨之下，和敌人奋斗。年轻的母亲，因此长日忧虑。也许为着这影响，那忧郁的芽儿，便深深的种在我最初的心情里了。为环境么？有生以来，十二年荒凉落漠的海隅生活，看着渺茫无际的海天，听着清晨深夜的喇叭，这时正是汤琵琶所说的“儿无所悲也，心自凄动耳”的境象了。像我们那时的——现在也是如此——年纪和家庭，哪能起什么身世之感，然

而幼稚的心，哪经得几番凄动，久而久之，便做成习惯了。

可恨那海隅生活，使我独学无友，只得和书籍亲近。更可恨我们那个先生，只教授我些文学作品，偏偏我又极好它。终日里对着百问不答神秘的“自然”，替古人感怀忧世。再后虽然离开了环境的逼迫，然而已经是先入为主，难以救药了。

我又过了几年城市的学校生活，这生活也有五六年之久，使我快乐迷眩，但渐渐的又退回了。我的同学虽然很多，却没有一个可与谈话的朋友。他们虽然不和我太亲密，却也不斥我为怪诞，因为我同他们只说的是口里的话，不说心里的话。我的朋友的范围，现在不只在校内了。我在海隅的时候，只知道的是书上的人物，现在我已经知道些人物上的人物。姊姊呵！罪过得很！我对于这些人物，由钦羡而模仿，由模仿而疑惧，由疑惧而轻藐。总而言之，我一步一步的走近社会，同时使我一天一天的看不起人！

不往下再说了，自此而止罢。姊姊呵，前途怎样办呢？奋斗么？奋斗就是磨灭真性的别名，结果我和他们一样。不奋斗么？何处是我的归宿？随波逐流，听其自然，到哪里是哪里，我又

不甘这样飘泊！

因此我常常烦闷忧郁，我似乎已经窥探了社会之谜。我烦闷的原因，还不止此，往往无端着恼。连我自己也奇怪，只得归原于遗传和环境。但无论是遗传，是环境；已的确做成了我这么一个深忧沉思的人。

姊姊，我傲岸的性情，至终不能磨灭呵！我能咬着牙慰安人，却不能受人的慰安。人说我具有冷的理性，我也自承认是冷的理性。这时谁是我的慰安，谁配慰安我呢？姊姊呵！我的眼泪，不能在你面前掩盖，我的叹息，不能在你耳中隐瞒。亲爱的姊姊，“善美的安琪儿”，——你真不愧你的朋友和同学们赠你的这个徽号——只有你能慰安我，也只有我配受你的慰安。你虽不能壅塞我眼泪的泉源，你却能遏止这泉流的奔涌。姊姊呵！你虽不和我是一样的遗传，却也和我是一样的环境，怎么你就那样的温柔，勇决，聪明，喜乐呢？——虽人家也说你冷静，但相形之下，和我已相差天地了——我思想的历史中的变迁和倾向，至少要有你十分之九的道力。我已经觉得是极力的模仿你，但一离开你，我又失了自觉。就如今年夏天，我心灵中觉得时时有喜乐，假期一过，却又走失了。姊姊，善美的姊姊！飘

流在觉悟海中——或是堕落海中，也未可知——的弟弟，急待你的援手呵！

年假近了，切望你回来，虽然笔谈比面谈有时反真切，反彻底，然而冬夜围炉，也是人生较快乐的事，不过却难为你走那风雪的长途。小弟弟也盼望你回来，上礼拜我回家去的时候，他还嘱咐我——他决不能像我，也似乎不很像你，他是更活泼爽畅的孩子。我有时想，他还小呢，十岁的年纪，自然是天真烂漫的。但无论如何，决不至于像我。上帝祝福他！只叫他永远像你，就是我的祷祝了。

姊姊！风愈紧了，雪花也飘来了。我随手拿起笔来，竟写了六张信纸，无端又耗费了你五分钟看信的工夫，请你饶恕我。亲爱的姊姊，再见罢！

你忧闷的弟弟

匆匆的写完了，便从头看了一遍，慢慢的叠起来。自己挪到炉边坐着，深思了一会，又回来，重新在信后注了几句：

姊姊！你看了信，千万不必过分的为我难过。我的思潮起落太无恒，也许天明就行所无事

雪要人大读论坛 www.zhiyinmanhua.com

了。我不愿意以无端的事，不快了我，又不快了你。

注完便封了口，放在桌上。——其实这信，他姊姊未必能够看见：他烦闷时就写信，写完，自己看几遍，临到付邮的时候，说不定一刹那顷，他脑子里转一个弯儿，便烧了撕了。他不愿意人受他思想的影响，更不愿意示弱，使人知道他是这样的受环境的逼迫。横竖写了，他精神中的痛苦，已经发泄，不寄也没有什么，只是空耗了无数的光阴和纸笔。

这时场院里同学欢笑奔走的声音，又散满了，已经到了上午下课的时候。他觉得饿了，便出来自己先走到餐室里。一会儿同学们也来了，一个个冻红着脸，搓着手，聚在炉边谈话。可济回头看见他，便问："这两点钟没课，你做什么来着？"他说："没做什么，只写了几封信。"可济说："正是呢，我哥哥等着你的回信，千万别忘了。"他点一点头。

饭后走了出来，大地上已经白茫茫的了，空中的雪片，兀自飘舞。正走着，西真从后面赶上说，"今天下午四点的委员会，你千万要到。"他便站住了说，"我正要告诉你呢，今天是礼拜六，昨天我弟弟就写信叫我早些回去，大概是有点事。今天就请你替我主席罢，我已经告了假了。"西真道："你又来，哪能有

这样凑巧的事。你若不去，他们又该说你了；办事自然是难的，但你这人也未免太……”他沉下脸来说：“太什么？”西真咽住了笑道，“没有什么，不过我劝你总是到了好。”他低下头走着，半天不言语，一会儿便冷笑道：“我也看破了。每人都要弄聪明，我何苦白操这一番心？做来做去，总是这么一回事。什么公益？什么服务？我劝大家都不必做这梦了。撒手一去，倒可以释放无数劳苦的众生。其实我也不用说别人，我深深的自己承认，我便是罪恶的魁首，魔鬼的头儿。”西真听了，也不说什么，这时已经走到他屋门口，他又说：“其实——我倒不是为这个，我今天真有点事，请你千万代劳；全权交给你了。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西真迟疑了一会说，“也好。”他便点一点头进去了。

到了屋里，百无聊赖，从冻结的玻璃窗里，往外看着模糊的雪景，渐渐的困倦上来；和衣倒下，用手绢盖上脸，仿佛入梦。

不一会儿又醒了，倒在床上呆想，心中更加烦躁，便起来想回家去。忽然忆起可辉的信未复，不如写了再走，拿起笔来，却先成了一篇短文字：

青年人的危机：

青年人一步一步的走进社会，他逐渐的看

破“社会之谜”。使他平日对于社会的钦慕敬礼，渐渐的云消雾灭，渐渐的看不起人。

社会上的一切现象，原是只可远观的。青年人当初太看得起社会，自己想象的兴味，也太浓厚：到了如今，他只有悲观，只有冷笑。他心烦意乱，似乎要往自杀的道上走。

原来一切都只是这般如此，说破不值一钱。

他当初以为好的，以为百蹴不能至的，原来也只是如此。——这时他无有了敬礼的标准，无有了希望的目的；只剩他自己独往独来，孤寂凄凉的在这虚伪痛苦的世界中翻转。

他由看不起人，渐渐的没了他“爱”的本能，渐渐的和人类绝了来往；视一切友谊，若有若无，可有可无。

这是极大的危险不是？我要问作青年人环境的社会！

一方面他只有苦心孤诣的倾向自然。——但是宇宙是无穷的，蕴含着无限的神秘，沉静的对着他。他有限的精神和思路，对此是绝无探索了解的希望。他只有低徊，只有赞叹，只有那渺渺茫茫无补太空的奇怪情绪。

两种心理，将青年人悬将起来，悬在天上人间的中段。

这是极大的危险不是？青年要问宇宙，也要问自己。

青年自己何尝不能为人生和宇宙，作种种完满的解答？但理论是一件事，实践又是一件事。他说得来却做不到，他至终仍是悬着。

这两方面，又何尝不可以“不解之解”解决了？但青年人不能升天，不甘入地；除非有一方面能完完全全的来适应他。

宇宙终古是神秘的；但社会又何妨稍稍的解除虚伪和痛苦，使一切的青年人不至于不着边际？

极大的危险，已经临到了，青年自己明明白白地知道——

他一口气写完了，看了一遍，放在旁边，找出可辉的信来，呆呆的看着，半天，很昏乱的拿起笔来，又写：

可辉兄：

前几天从令弟处转到你的信；你的诗《月夜》，也拜读了，很好。我也是极喜欢月夜的，我经历过的海上和山中的月夜，那美景恐怕你还

没有遇见过。但我总觉得月夜不如星夜；月夜的感觉散漫，不如星夜那般深沉。灿烂的繁星，衬着深蓝的夜色，那幽深静远的太空，真使人微叹，使人深思，使人神游物外呵！我有时对着无星的月夜，恨不得将心灵的利斧，敲碎月明，幻作万千星辰，叫它和着风中的密叶繁枝，颂赞这“自然”的神秘。你也曾有这种的幻想么？

论到文学创作问题，天才以外的人，自然总不如天才的创作那般容易。——这容易不是多少的问题——因为见得到是一件事，写得出又是一件事。天才的观察，也许和别人一般，只是他能描写得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深刻，便显得高人一着。不过将创作文学的责任，交付天才，也有一件危险。他们的秉赋不同，感觉从他脑中渗过的时候，往往带着极浓厚的特具的色彩；乐便乐到极处，悲也悲到极处。愈写得动人，愈引导阅者趋向他偏窄的思路上去，他所描写的对象，就未免模糊颠倒了。到此牵连到文学材料问题，我又起怪想了，宇宙中一切的物事，在在都是可描写的；无论在山村，在都市，只要有一秒钟寂静的工夫，坐下想一想，站住看一看，我们的四围，就充满了结构非常精密的文学材料，又何用四处寻求呢？我主张与其由一两个人——无论

是否天才——来描写，不如由大家同来实地观察，各人得着自己的需要。一两个人的感觉和文字，怎能写尽这些神秘，没的玷辱隐没了这无限的“自然”！

文坛上真寂寞呵！我不信拿这些现时的文学界中人的人格，就足以支撑我们现代的文学界，然而他们的确已这样的支撑了，真是——我也知止了，忏悔了。然而古往今来，其实也都是如此，古文学家或者还不如今，不过我们看不见，便只有盲从赞叹。何必多说？世界上原只是滑稽，原只是虚伪。古人欺哄今人，今人又欺哄后人，历史中也尽是一脉相延的欺哄的文字。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你说我的话。你说我只能影响别人，却不能受人的影响。你太把我看重了！我哪里有影响人的力量？至于我受人的影响，是的确不少，你不理会就是了。你又劝我不要太往悲观里思想，我看这个不成问题，我近来的思想，几乎瞬息万变。告诉你一个笑话，我现在完全的赞同唯物派的学说。几乎将从前的主张推翻了。不过我至终不承认我昨日的主张，以至今日的，明日的，也是如此。我年纪太轻，阅历太浅，读的书也太少。人生观还没有确定；偶然有些偏于忧郁的言谈和文字，也不过是受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